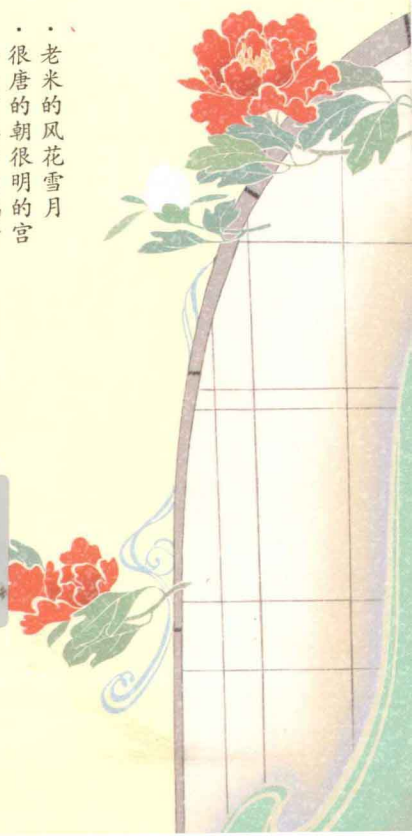


林那北 著

那一扇门永远无法打开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· 老米的风花雪月
· 很唐的朝很明的宫
· 一只尊严的鸭子
· 往事里的那根刺
· 南非的惊心动魄
· 旧日校花





加

一

扇门永远无法打开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那一扇门永远无法打开 / 林那北著. — 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3.1

(私房书)

ISBN 978-7-5339-3526-9

I. ①那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59479 号

那一扇门永远无法打开

作 者: 林那北

责任编辑: 董建生

封面设计: 成朝晖

开 本: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: 151 千字

印 张: 7.75

插 页: 1

版 次: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出 版: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发 行: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网 址: www.zjwycbs.cn

经 销: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: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书 号: ISBN 978-7-5339-3526-9

定 价: 22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序：甜指甲上的快乐

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相逢，恰如一棵草与一块坡地的相逢一样偶然。我是中途来到福州这座城市的，从此停下来，抬头看天空，低头看水泥地。更多的时候，来来去去，行色匆匆，眼光却是空洞的，不看，不想。我的父母曾经指望过我能够靠打球或者跳舞谋生，这是他们那个时代最通俗的理想，所以我浮躁地摸了几年篮球，又三心二意地甩动一阵四肢，然而，最终握在手中的却是一支笔。区区一支笔，便能让一个女人获取不大却也足够的安身立命之地，呼吸自由，吐纳自在，真好，我喜欢这样的生存模式。

北方人满怀悲悯地说：“噢，福州，那么偏远的地方。”我的反应如今总是不以为然。年少的时候不是没有向往过北方，北方的辽阔与澎湃谜一样成为诱惑。但现在，我是心平气和的。昆明略高的海拔和澳洲两个小时的时差，就立即弄裂我的皮肤、搅乱我的睡眠，生活在别处连幻想都吹散在风中，踪影荡然了。同一块坡地也完全可能长出参差的草，写作者，写出的是自己内心的脉络与裂纹，所以与热闹无关，与繁华无关，与地方的大小无关，有关的只是你察看世界的角度和深度以及对语言的驾驭方式。

岁月是一位伟大的师长，每天都让你悟点什么，懂点什么，不

多,却浸入根部使你慢慢地成长了。色彩斑斓的梦幻与希冀总是选择那些年轻的身体停泊下来,然后在他们的眼睛里与额头上闪烁出光芒。照照镜子,我的眼中与额上已经没有这些光芒了,也许它们从来都没有真正有质量地到来过。对于理想不多的人来说,文学有时候仅是一种娱乐,让自己松弛地置身其中,释放的是幽深纷杂的思绪或者卑微软弱的思考。还能打球吗?早跑不动了。还能跳舞吗?四肢都僵硬了。只剩下文学,它们像一床蓬松柔软的棉被将身体温暖地裹住。读或者写,仰俯之间一次次与各异的人物相逢在各异的故事中,又一次次将各异的人物演绎成各异的故事,这其实只是一个简单明净的过程,不经意间,心灵的轻盈飞扬、灵魂的安宁熨帖却演化出极致的华丽与璀璨,我肯定,有时候这样的感觉就叫作幸福。

曾在办公桌上看到一群蚂蚁,它们蚁头攒动地簇拥在一片小指甲上啧啧吮吸,兴奋得无以名状。这是一片剥过龙眼或者巧克力后才被剪掉的指甲吧,上面残留着一丝微不足道的甜味,谁会对它生出兴趣呢?老鼠不会,猫不屑,但在蚂蚁的日子里却溅起汪洋般无边无际的快乐。

坐在电脑前面,城市退到时间与空间的深处。键盘的嘀嗒声中,一行行字与一个个人物次第浮现,内心有一片田园便随之滋润而丰硕。这是一只蚂蚁的快乐,一块甜指甲带给蚂蚁的快乐,渺小琐屑,却真实生动。这时候抬起头,吁出一口气,窗外正宁静或者喧闹。

目 录

现实翅膀

病房纪事 / 003

护工纪事 / 031

消费过处女膜的小丽你好 / 056

异国的夜半歌声 / 058

烤翅那张脸 / 062

不看不知道 / 065

歪读正看

女王的某日某夜 / 071

剥掉风流皮 / 073

老米的风花雪月 / 075

看《十月围城》 / 077

酒不醉人人自醉 / 079

跑给他看 / 081

偶尔怀古

很唐的朝，很明的宫 / 085

很古很古的井 / 091

你们在地下还好吗 / 095

那一溪碎片是前世的记忆 / 100

郑氏与施氏 / 108

东游西逛

南非的惊心动魄 / 129

小杨楼下的市长 / 133

阅读闽北 / 136

漂浮在水之上 / 139

清凉山上某某某 / 143

小三峡与小乞丐 / 147

在澳洲走路 / 150

你是友人

记忆中的一个岛 / 161

走来走去吃来吃去 / 168

披着狼皮的羊 / 174

阳光跟谁一起走 / 175

金金的妹妹 / 178

我们的坤儿 / 182

零星怀旧

旧日校花 / 187

好邻居是天赐的 / 190

清明 / 194

鬼 / 198

枪 / 201

堤坝的记忆 / 206

那部老车别来无恙 / 210

一只只有尊严的鸭子 / 212

卡通少年 / 215

那一扇门永远无法打开 / 218

不妨一谈

莫测的世界莫测的心 / 225

在不经意的转身间 / 227

道理除不尽生活 / 230

往事里的那根刺 / 232

天空下的寻找 / 234

说起来很漫长 / 236

捡一块焦黄脆弱的碎片在手 / 239

现实翅膀

病房纪事

三床

整个神经病区的人都知道躺在三号病床上的那个女人，不是因为她长相，她的长相事实上病区里没有一个人知道，因为看上去她已经没有长相了——所有的五官都没有在原来的位置上，双眼鼓出，鼻子歪斜，嘴撅起，牙齿从里头往外嚣张地探出，好像是被塌陷下去的两腮生生挤出来的。一个五官变形的人，通常也看不出实际年龄，不过护工说她应该有四十三四岁了。

护工是一个来自郊县的年轻女人，爱笑，不笑的时候嘴角往上扯起，看上去也像在笑。但她不太爱说话，背也有点驼，走路做事永远不紧不慢，几乎呈现慢吞吞的状态。其他的事，比如喂食喂药，或者眼盯着吊瓶查看点滴的节奏速度，她都跟别人没有区别，定时定量遵医嘱，特别的是，每次给病人换衣服或者擦洗身子、清尿清屎，她都会把布帘拉上。这一间病房是监护室，五张床，男女混住着病情较重的四个病人，每个病床之间都安着布帘，但其他人却从没动手将其拉上。都这样子了，这样子是指人的一切正常状态都面

目全非了，依附在正常思维上的荣辱羞臊也荡然无存，人无非是人，肉无非是肉，概念非常单一。在这一点上，病人、病人家属和护工之间基本上已经达成默契：命尚且朝不保夕，有精力应该用在与死神对抗上而非与世俗。

从早到晚的大部分时间里，三床病人都一声接一声不倦地号叫，是那种既像委屈又像撒娇更像恼怒的号叫，拖腔拖调，响亮悠长，绕梁几圈。除了确实已经沉沉入睡，大家发现，三床病人能够安静下来，只有在护工为她擦尿清屎的时候。每一次拉上布帘之后，好像那帘子是个塞子，一下子堵紧了三床的嘴。那几分钟里，里头的内容都被遮蔽了，只看得见那块嫩绿色的帘子一拱一拱地蠕动，护工的双脚从底下露出来，她在里头忙这忙那，忙过几分钟，端一盆水出来，拉开布帘，骇人的号叫就紧跟着她的脚步一声紧似一声地从里头传出。

有人问，她为什么这么叫呢？是不是很痛？

护工笑笑，说，她没有意识了，什么都不懂。

这样的解释似乎并不能说得通。回头看看床上的人，她鼓起的眼空洞地望着天花板，身子像拧麻花一样往左边扭去，两手端在胸口上，十指全都紧张地抠到一起，抠成卤鸡爪的形状，完全变形失控。而那双脚，也只剩下脚形了，一块块骨头清晰地从几乎透明的皮下有棱有角地隆起，肉几乎全无。如果有人继续往下问，护工会把自己所知的细细说出来，她会告诉对方，三床病人是被汽车撞的。

怎么撞成这样？因为那天是骑电动车，一辆卡车从旁经过，只是轻轻一刮，电动车就霎时飞出，车倒人伤。是头先着地的，其实并没多少血流出，甚至几乎不见伤口，因为浓密的头发把伤口覆盖住了。刚进医院时据说人还是清醒的，眼睛能一眨一眨的，随时准备开口说话似的，慢慢地竟拐了个弯，往越来越糟的方向滑去，任谁也阻挡不了。护工说已经两年多过去了，不过她接手护理也才四五个月，所以车祸的具体情形，并不是了解太多。卡车司机以及保险公司才赔了二十几万，可是这两年多下来，已经花去一百多万元了，都是三床病人的老公付的钱。这些，护工说她也只是听来的，是否确切，无法知道。

大家的好奇于是就来了，因为三床的老公没几个人看到过，都是匆匆地来，坐都没坐下，又匆匆地走了。护工替这个男人找了个理由：要去挣钱，不挣哪有钱看病？这话倒是都把大家说服了。三床躺在那里，已经失去作为妻子的全部能力，她老公就是人没怎么来，至少钱来了。一百多万可不是小数字，很多时候人往往会输给钱。至于一百多万能不能代替感情，那又另当别论了。从三床溃不成军的眉眼鼻唇来辨析，即使把所有的五官都扶正归位了，似乎也未必貌若天仙，所以相比较而言，她的老公还是有可圈可点之处的。

奇怪的倒是她的子女也不常来。三床生有一儿一女，都成年了，儿子一直未出现，女儿则大约十几天会出现一次，来了就默默地站在床边，歪着头看母亲，很茫然无措的样子。如果护工恰好在

给三床喂食，女儿动了动，似乎有帮忙的打算，又无从下手，最终还是退开去。想必这样扭曲地躺着、已经瘦如木柴的母亲是她陌生的，她脑中关于母亲的概念还是从前那个可以让她撒娇、耍脾气的正常模样，现在变了，虽已经变了两年多，她还是不能适应，或者不想适应。

医院的环境忍不住会让人难受憋闷，悲凉和恐惧夹在消毒水丝丝缕缕的气味中无孔不入地笼罩下来。神经病区的情况当然更特别，病人大都不能站或不能走或不能说或不能笑，毛病都出在脑部，彼此就失去交流的能力与兴趣。但病人家属却能，抽空他们会悄悄议论到三床，都觉得既然两年多都没法救，那么就是二十年也未必有奇迹出现。这时候心里的天平不知不觉间就往三床老公那边倾去，想那男人为没有希望的未来苦挣苦熬着，这一辈子也毁得差不多了。对于三床，大家同情当然有，但说白了，还是有讨厌的。她老是那么声嘶力竭地长号短叫，虽然是个病人，却让同病房甚至同病区的其他人不得安宁。忍一天可以，日复一日地忍，就忍无可忍了。同情心这东西谁都知道其实是很脆弱的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但那得因为你更弱更惨，除此以外，还有一个前提，就是你必须不烦人，一旦烦了，很抱歉，所谓的仁慈多少就会从人心里抽身而去。

三床所靠的那面墙上嵌着一面大玻璃，玻璃那一头就是护士值班室。护士头上的帽子两头翘起，像一截屋檐，像一只大白鸽停在那里。她们身上褂子也是白的，腰间微微一束，竟有着连衣裙般的

美观。玻璃墙根本阻隔不了三床嘹亮的号叫声，但一个个护士好像耳朵都装有自动屏蔽系统，她们低头做事或者彼此交谈，谈着谈着，淡淡笑起，一点都不为三床所扰。三床还要扰多久，其实连这些护士也一无所知，或者说也无能为力。

加床

如果所有病房的床位都满了，病人再来，非来这家医院不可，通常会在走廊上加一张床。病人在医院，跟囚犯在牢里有异曲同工之处，就是名字很少使用，取而代之的是床号，比如护士喊：三床，拿药！五床，药单！加出来的病床，自然就简单喊成“加床”了。

国庆过后不久，架在走廊上的那张床上多出来的人，让病区里所有的人都心里一愣。是个女孩，非常年轻，还非常漂亮：皮肤剔透，五官精致。印象中只有老年人才会出神经性问题，中风，脑瘫，或者其他什么。几十年生活波折起落之后，脑子倦了，脆了，不堪一击了。而处在青春期，脑中的一切，还都如初春的禾苗，绿油油地旺盛蓬勃，迎风招展。

但那个女孩子明明被摊在那里，摊在生死线上，摊在大家眼皮底下。她病得可不轻啊，头后仰，脖子弓起，身子抽搐，双手蜷曲，而双眼则夸张地圆睁着，眼白格外白，白得像一层厚厚的油画颜料抹在那里没有化开。

她怎么了？怎么这样了？大家从旁走过时，这个疑问不免一遍遍冒出。但一开始就是停下问了，问也白问，反正无人回答。因为加了床，又在床旁立起一个小屏风，走廊顿时变窄变挤了，但没有人抱怨。一天过去，两天过去，大家看到女孩上了氧气，通了血压监测仪，还被插了导尿管、切开了气管，圆睁的眼睛上则覆盖了两张医用纱布，看上去相当严重，越来越严重。

在女孩病床边陪伴的是一个女人两个男人，男人一个中年一个青年，他们的身份可以猜出：父亲与男朋友。而那个女的，翻来覆去猜几回，都没有准确答案。姐姐？略显大。母亲？又实在显得太小。后来有一则逸事在病区里很火爆地传开，说医生要跟家属谈加床的病情，那个女的就一摇一摆地去了。医生抬头一看，呵斥道：叫你们家长来！那女的说，我就是家长。家长？你是她谁？妈妈。你是她……妈？医生一口气差点噎在那里。

加床的母亲看上去真的太年轻了，娇小玲珑，长发披肩，装扮人时，这还不是重要的，重要的是她举手投足的神情姿态。人最先老去的其实并非一张皮，皮松了拉一拉如今也不算太难，但眉眼间那么多沧桑与倦怠堆积着，就是再高科技的整容术也回天无力。这个加床的母亲，她没有沧桑感，她走路时有蹦跳感，说话时有妩媚气，做事时有稚嫩性，不是装的，很自然，非常自然，远远看去活脱脱就是一个少女的模样。有一种很简洁的说法：她浑身上下没有一点母态。